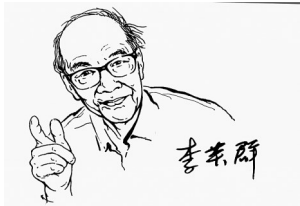


工夫茶话

待看韩水润潮汕

童年鼠事

□ 陈维坤



跑到对面出水口看叶子浮起来。(那时,公路上的行车极少,偶有汽车经过,几乎成一道风景,所以,横过公路不会有危险)。每次回乡下,就成了全家一日游,风景在路上!

安揭引韩灌溉渠,现在成了我的乡愁。

孩子们现在都是跑遍半个世界的中年人了,每每相聚,提及引韩水渠,个个眼睛发亮,似乎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美的水,是的,那是我们心中的灵渠。

这道渠初修于1954年,似乎有预见,从1954年9月至1955年春,潮汕大地经历一场大旱,枫江源头来水极少,海潮涌入枫江,江水又咸又苦,不能饮用,不可灌田。揭阳县举全县之力,在枫江我故乡河段筑拦水坝,阻止海潮涌入,引来韩水冲淡。这是1955年春,我刚好初中毕业,教育部门改原春季招生为秋季招生,我有半年时间回乡当农民,就被叫到截枫工地去,我们搞宣传,办《工地快报》,我负责刻钢板、油印、分发。工地热火朝天,日夜灯火通明。心急啊,急盼韩江水早日到枫江,早日入揭阳。

1955年5月,终于下雨了,旱情缓解了。我乡的水田全靠龙骨水车水灌溉,记得我当年接到

潮汕高级中学的录取通知书,是邮递员送到车棚脚的,那天我正

在车水灌田。引韩灌溉渠修通了,韩江水跨过枫江,注入揭阳的玉窖、云路、曲溪等乡镇。高出田面的水渠,乡亲们称之为浮溪,自流灌溉,锄头一挥,江水滔滔流入田,使用了上千年的水车退出历史了。

我来在西湖山下读书,夏天傍晚,总到现在西荣路西侧的北关引韩水渠去洗澡。年轻人都喜欢诗,泡在水里,清凉舒爽,想起一首古诗:“我住长江头,君住长江尾。日日思君不见君,共饮长江水。”想着这江水,明天会流入我故乡的农田,心中一点没有原诗的伤感,只有甘甜。觉得韩江真是潮汕人的母亲河。

当然,母亲的乳房也有干瘦的时候,因种种原因,韩江的枯水期,河滩裸露,江水如丝,引韩水渠也断流了。接着是改革开放风起云涌,大地面貌日新月异,忽然间,发现安揭公路的潮安路段两旁,像堆积木般冒出许多商铺,公路变成内行街。路侧那条水渠,被侵占、被封盖,偶有一小段露脸,却不觉得有生气。跨越枫江那道渡槽也不见了。枫江被污染了,榕江被污染了,经

济最发达的练江两岸工厂林立,江,成了惨不忍睹的臭水沟。居然有一种论调:先发展,再治理。牺牲生活的环境去赚钱,你

不心痛,百姓叫苦!终于,有识之士站出来了,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联通工程——潮水溪疏浚工程的蓝图绘就了,工程启动了,保证2020年完成通水,甜甜的韩江水将滔滔不绝注入榕江,流入练江。

终于,一大喜讯在潮汕大地上回荡,振奋人心,三市合力,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联通工程——潮水溪疏浚工程的蓝图绘就了,工程启动了,保证2020年完成通水,甜甜的韩江水将滔滔不绝注入榕江,流入练江。

近日,友人陈奕良兄高兴地告诉我,三市同饮一江水的民生工程取得新突破,韩江鹿湖隧洞提前22天贯通。

想起来真有意思:古来三江汇一水,而今一水注三江。这道水渠将通过许多村庄田野,一路风光宜人。请别再在渠边争建房

我们这些在农村长大的70后,都曾经是“捕鼠大军”中的一员。老鼠的确非常讨厌,面目既可憎,身子又肮脏,还破坏财物,传播疾病,可谓坏事干尽,人神共愤。至于若要进一步揭它如何频频使阴招,最终如愿坐上十二生肖之首的宝座的老底,那它就更加让人鄙夷了。

当然,我们纷纷满血投入到除害之中,绝不是因为愤怒于硕鼠的“食我黍”,更非恐慌于那个叫奥兰的小城发生的一场持续将近一载的鼠疫灾难,原因其实极其简单直接——政府出台了临时的灭鼠“土政策”,一条鼠尾,收购价五分钱。

这真是一则让人充满幸福感的消息!彼时,五分钱是什么概念?是两根雪条,两根轮流着舔,足够把整根舌头爽得失去知觉;如果运气再好一点,能够一次性地出手两条鼠尾,那就更可以堂而皇之地到伙食店,大声地叫上一碗裸条汤,然后跃上长凳,像大人们一样,神气地蹲在上面享用起来——这种美美的待遇,可是平日只在生病发热时才配拥有的。

一开始,大家自是把目光瞄准那些家鼠。从前的乡村,卫生条件糟糕,特别是老厝区,简直就是鼠辈的乐园。有时候搬一捆稻草,就会惹得一大窝老鼠四处逃窜。而当您睡得正酣时,它们却又一路追逐嬉戏着来到你的床上,似乎不把你吵醒绝不罢休。但家鼠个头小,身手敏捷,是天生的攀岩高手,上墙爬柱简直就如履平地,况且长年处于家猫那探照灯一般的眼睛的扫视之下,警惕性极高,一般很难得手。

野外才是我们捕鼠的大舞台。周末时,小伙伴们便三五成群,提着水桶,操着木棒,带着网袋,雄赳赳气昂昂地朝广阔无边的田野进发。从前的孩子,学习负担都不重,周末一到,把书包往墙角一扔,就疯起来了。而对于捕鼠,家长们也是普遍支持的,一来确实也是受够了老鼠的气,一提及老鼠,无不恨得牙齿痒痒的;二来小孩愿意去“讨赚”,也是一桩好事,说到底,这也是一种重要品质。

我经常和立志、立山两兄弟组成一支捕鼠小队。立志年岁稍长,人又灵活,自然是我们的领头人。鼠类大多数是在地表打洞穴居,立志能够准确判断一窝老鼠有几个洞,并且根据洞口松土的厚薄、光滑的程度、鼠粪及脚印的多少等,指出哪一个进洞口,哪一个出洞口。找准目标后,第一步先把其余洞口堵死,只留最上端一个出口,并以一个长长的网袋将洞口套严。这天牢地网布成之后,守洞口的技术活,当然是由立志负责,而“水淹七军”的把戏,就交给我和立山了。当蜷缩在洞里的老鼠实在憋不住了,它们就会气急败坏地冲出洞口,掉进网袋。到了这时,每逃出一只,早已横刀立马摆好架势的立志马上就一棍子抡下去……

记得有一次,立志把他手里的

那截棍棒递给我,吩咐我临时守一下。他刚一离开,洞里的老鼠就好像已经嗅出危险解除的信息一般,纷纷突围而出,我像一个初次冲锋上战场的新兵一样,不禁心跳加剧,仿佛心头住着一窝四处乱撞的老鼠,因而手忙脚乱地一阵乱棍打下去,不想不但没能击中一只老鼠,而且原先设好的防线也给弄得七零八落的。经此一役,我方始领悟到一些事情看别人干好像挺容易的,真到了自己手上,却并非想象中的那样简单,心想若是少了立志,我们怕是一只老鼠也捉不到!

正是由于我们分工明确又合作默契,所以几乎每个周末都能满载而归。正常情况下,我们每一趟都能带回几条鼠尾,运气特别好时,甚至会有十几条入账。每回提着一小袋鼠尾归来,感觉就像提着一小袋钱一样,因而走起路来的样子,简直就像一名凯旋的将军!而卖鼠尾所得的钱额,却不论年纪大小与出力多少,一概三人平分。按立志的原话,是平均分配更合理,也有趣,且能合得长久些。当然,这辛辛苦苦得来的钱,大多最终还是拿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。感觉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买的东西,吃起来味道就是不一样!有时也会偷偷溜到村里的小卖部买散装烟,然后一人叨一根,模仿着大人的样子,昂着头,把烟从鼻孔徐徐喷出……

在我们的“十面埋伏”之下,捕鼠的难度越来越大了,断断续续听到有些人开始动了歪心思,在送去收购的鼠尾上做手脚,比如长一点的尾巴,就直接切成两截,以一充二。也有人干脆掺进其他的黑色条状物,以假乱真。村里负责收购鼠尾的是秦义,他年事并不算高,但光线稍微暗一点时,就经常被人蒙混过去。很多年后,我还读到一篇题为《“鼠尾”致富》的小小说,其大意是某地鼠害猖獗,政府痛下决心,斥巨资收购鼠尾。有人别出心裁,以本地生长的一种萝卜的根须冒充鼠尾,结果收入颇丰……读罢,不禁深深感慨,投机取巧者从前有,如今有,看来今后仍然会有。

在这一轮轰轰烈烈的“鼠人大战”中,还有一个段子不得不提。一个高年组的领着两个低年组的去捕鼠,并且旗开得胜,抓了四只老鼠,卖了两毛钱。结果,两个小跟班,一个分得三分钱,一个拿到两分钱。到了周一,这事马上就在我们这所小学传开了,那个上午,学校简直就像炸开的锅一样,针对这一奇葩的分配方案,每个角落都是义愤填膺的声音:“哇,伊二伊三伊角半!”

到了下午,这句话又迅速换了一个版本:“哇,伊无伊无伊二角!!”其大意是,呸!分什么分,干脆由某人独吞算了!

如今,三十多年过去了,在我们村,偶尔一听到某事利益分配上的极度不公,我们这一代的人仍会想都不想,就随口蹦出一句:“哇,伊二伊三伊角半!”

马上就有人接口:“哇,伊无伊无伊二角!!”

韩水情

雅图图摄



泌园春 韩祠追思

□ 沈庆云

笔峰山坪,榕木林下,古祠昂藏。看名城秀气,长廊锦绣,碧江南去。翠染碑廊,累代留馨。鹧鸣深树,音划晴空添心扉。如云至,近扶栏凝思,百世仰瞻。

未思朝秦祸降,贬离秦岭蓝关雪寒。涉路八千里,瘴江滴居。志为社稷,延师设帐,释奴令示,恶溪驱野。开智潮州功八月,民心得,历今千廿载,山水称韩。

回眸

□ 巫晓玲

你回眸一笑
红了樱桃绿了芭蕉
轻倚朱门 古老的蔷薇四季如春
墙上的青藤 时光般远走而此刻,在那滨海小城
穿着绿衣的女子
从岁月的林荫小径走来
她回眸一笑
红了樱桃绿了芭蕉
青窗外,蔷薇架下
谁在抚一曲高山流水
清凉了岭南六月的夏

落花生

□ 邱宝瑜

每到花生收获的季节,我都会想起儿时跟着母亲下地收花生的情景,那丰收的辛劳与喜悦历历在目。

天还蒙蒙亮呢,空气有点清凉,有点湿润。母亲一前一后挑着两个大大的空箩筐,年幼的我在身后紧步跟上。迎着晨光,看着远山含黛,听着刚开嗓的鸟鸣,我们很快就来到田里。这儿已是一片忙碌景象,农民们个个弯腰低头,忙着手里的活。地里,成熟的花生从一株挨着一株,经历春的播种夏的孕育,椭圆形的叶子由绿变黄变枯,有的逐渐掉落,湿湿的还残留着昨夜的雨露。

泥土湿润松软有利于挖花生。母亲扯住一株花生茎叶,左右摇动,再用力一拽,花生顺利出土,动作一气呵成。连根而起的花生包裹着泥土,只需轻轻一甩,泥土“啦啦啦”抖落,露出了花生的真面目。它们像一串串铃铛似的挂在根须上,密密麻麻相互依偎。母亲娴熟地抓住果实一拧,使其悉数落入箩筐。根部顿时变得光秃秃,余下的茎叶被安置在一旁,等待阳光暴晒。

泥巢中尚有遗落的花生颗粒。母亲从不舍得丢弃,不管好坏都颗粒归仓,于是让我负责捡拾。

我一直想,遗落的花生不愿随着出土,是否还眷恋着土壤的温度?想来,花生也是有感情的呀,只是它不知道,来年春天,这片土地还是它的家!

不知不觉,太阳已升得老高,母亲也早已汗流浹背。大概是因为干活太过专注——而这专注,正是庄稼人对劳动果实与生俱来的尊重!箩筐装不下,满载而归,家里老少最是喜出望外,赶忙坐在成堆的花生旁,麻利地挑出发芽和未长成形的。不是扔掉,而是晒干后等专人收购,用来换成油。

糯,顾不得烫嘴一颗接一颗往嘴里塞。其貌不扬的小花生,外壳凹凸不平,粗糙又坚硬,却有着可口的味道,慰劳忙碌了一天的人们。

熟花生因为有过洗过,总能一眼辨出。我每次出门衣兜里偷偷藏着一捧,悄悄与小伙伴偷吃解馋,因此没少挨母亲的责骂。在物资匮乏的岁月里,花生是最大的诱惑。

现在想起依然是那么熟悉的味道,从味蕾开始蔓延,直达心扉!

晒干后的花生便于存放。母亲留着一些寄给远方的亲人。他们工作在在外,念的是家乡的味道。当毫不起眼的花生漂洋过海送到亲人手中时,我才明白花生更是一份深深的乡愁!

一直觉得,所有粮食中花生付出最少回报最多。一颗小小的种子,从来不择环境,只要有泥土,便能默默无闻孕育果实,经过春夏洗礼,结出硕果累累,慷慨馈赠。

它不仅美味营养,且全身是宝,果实可食用可产油,晒干后的茎叶可当柴火,那燃烧在灶膛里噼里啪啦的声音,正是它生命的绝响!

蒲扇清风

□ 张辉祥

纳凉消暑时,手握一把宽大、厚实的蒲扇,悠闲一摇,酷热便在阵阵清风中过去了。

蒲扇,又叫蒲葵扇、芭蕉扇,是把棕榈科乔木蒲葵的一片叶子折出很多皱褶,用细竹篾扎好边缘做成的,其制作方法简单,没有多余的装饰,但质地坚韧、朴素大方,而且体轻风凉。无论是家中闲坐,还是河畔散步、树下纳凉,手摇蒲扇,或闲庭信步,或谈笑风生,或仰观星空,好不惬意。烈日下,一扇掩顶,遮阳避光;屋檐下,一扇轻摇,清风徐徐;灯影中,一扇在手,驱蚊赶虫。古朴的蒲扇,扇走了夏日的烦躁,使人倍感清凉,俨然成了人们爱不释手消暑宝物,正是“扇扇有凉风,夜夜拍蚊虫。人若问我借,借过六月冬。”

夏日,蒲扇一摇,风就从你的手中送出,急一阵缓一阵,还飘散着淡淡的草木清香味儿。闲暇时分,人们三五成群坐在树下,摇着扇,话家常,讲着故事,天南地北,国内国际一通胡侃,悠然自得。蒲扇呢,此

时成了论道古今,激扬文字的工具。话说得多了,汗水不知不觉地渗出额头,蒲扇摇动的频率也越发加快了。

夏日的乡间,树荫下、村口处、水渠旁,清风拂面,凉凉的,幽幽的,犹如一股泉水在身上流淌,舒畅怡然。尽管有爽爽的自然风,但广袤的田间依然骄阳似火,热气似蒸。然而,农民有农民的智慧,耕种时,他们就把手中的蒲扇隔着衣背插在裤带上,弯腰劳作,蒲扇就把衣服撑开,等于在背上搭了个遮阳棚,通风排汗,太阳也晒不痛脊背,真是妙不可言。

记得儿时,母亲一边念叨着“心静自然凉”,一边把蒲扇不轻不重,不缓不急,有节奏地摇动。扇出的那份清凉,含着天然植物的气息,带着爽身粉般的清感,每个毛孔都感到无比的畅快,沁入肺腑。梦香中的我,时不时地翻个身,像是要让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尽享那缕缕清风。有时,母亲累了,手中的蒲扇也渐渐地停息下来,睡着了。一阵热气使我醒来,看见蒲扇搁在我的身上,就想把它从母亲的手中拽出,但轻轻一拽,母亲就察觉了。她下意识地把蒲扇,又悠悠地摇动起来,温柔地拍打在我的身上,为我送风驱蚊。暑热消散,夜风渐起,蒲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落在了地上,此时蟋蟀声、蛙声伴着鼾声在寂静的乡间此起彼伏……

夏日,一把蒲扇,把炎热的酷暑摇成凉爽的清风。